

二梦全书

THE BOOK ABOUT TWO DREAMS
(香港) 唐人 ● 著



【金陵春梦】
【草山残梦】
合集



中国档案出版社

二梦全书

THE BOOK ABOUT TWO DREAMS

第三卷 草山残梦（上）

唐人 著
邢风藻 主编
赵元龄 校订

中国档案出版社

楔子

流落天涯四月天，尊前相对泪涓涓；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四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哀生无限托笙箫，泪落青霜化作潮；饮河枕戈期异日，磨刀励志属今朝！生存道义何迟死？身是金刚不怕销。再奏悲歌惊四座，满江一曲赋魂消！”

列位看官，在下所引之诗，是刘永福的《离台诗》。清廷昏聩，竟将大好河山割予日寇，台民以死抗命，终以无援而败。城破前夕。刘永福仓皇逃亡，赋诗寄痛；但丘逢甲的《离台诗》更为沉痛，目击家破人亡，豺狼侵占，使我爱国诗人，痛不欲生了！丘逢甲诗曰：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

“从此中原恐陆沉，东周积弱又于今。入山冷眼观时局，荆棘铜驼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篇。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乱世团圆骨肉难，弟兄离别正心酸！奉亲且作渔樵隐，到处名山可挂单。”

今日读前人诗句，犹感悲愤填膺，哀恫不能自己。呜呼，中国积弱久矣！千百年来，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抛头颅、洒热血，但独木难支大厦，孤军焉能奏捷？乃使大好河山沦于兽蹄，亿万同胞惨遭奴役。所幸者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前仆后继的崇高品质终能摔烂枷锁，重新收复旧山河。但如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的中国势必仍在列强侵占之下；建设固无从谈起，富强则此生难睹；而国际地位的低落，更使我堂堂华人有腰难挺，有头难昂，不亦痛乎！

是故今日吾人虽在霸权主义者的威胁之下，版图未能一统，台澎未归故国，但今天吾人面临的环境大异甲午。更重要者举世在为新中国的壮大欢呼，天时地利人和都属于中国。

吾人何惨，历经变乱；吾人何幸，终告独立！是以吾人无丘逢甲、刘永福悲痛无告心情，却有一腔热血，满怀愤懑，誓必还我河山，破其草山残梦！是为序。

目 录

第三卷·草山残梦（上）

楔子.....	1
---------	---

退 守 台 澎

第 一 回	大海茫茫 蒋介石兴悲 小心翼翼 陈辞修得意	3
第 二 回	旱望云霓 官兵久厌战 民欣雨露 童稚笑开颜	13
第 三 回	此长彼消 草山风雨凄凉 阴违阳奉 屏东暗流汹涌	24
第 四 回	广州动乱 忙煞李宗仁 溪口解放 急坏蒋介石	35
第 五 回	悲末日到 花旗大使饮泣 庆新生欢 上海市民示威	46
第 六 回	义旗招展 北平大欢迎 阴谋暴露 华府感紧张	56
第 七 回	李氏宗仁 羊城叹苦经 翁姓文灏 台北诉离情	67
第 八 回	听听检讨 敌我难比拟 看看报告 国共齐反对	78
第 九 回	无可奈何 华府写供状 有例堪援 长沙迎大军	89
第 十 回	汤恩伯怕 弃守福州市 蒋介石惊 飞奔五羊城	99

第十一回	八一三声明 台穗惊惶 乌糟糟局面 蒋李慌张	109
第十二回	血肉横飞 台渝有惨案 心胆俱裂 昆明传事变	119
第十三回	怨声载道 昆明大捕人 酸气冲天 广州争名位	129
第十四回	阴影飘摇 蒋帮垂死挣扎 阳光普照 政协胜利召开	139
第十五回	神州共愤 杨杰遭毒手杀 大局改观 苏联试原子弹	149
第十六回	庆祝新生 欢声震古城 祝贺解放 幸福到新疆	159
第十七回	争名位罢 李宗仁逃离广州 下毒手狠 杨虎城惨死重庆	169
第十八回	广州三日 爹爹不别而去 草山一宵 儿子有口难言	180
第十九回	广州解放 李宗仁逃蜀 厦门新生 汤恩伯下台	192
第二十回	扶日倒蒋 林献堂托庇星条旗 噬脐莫及 荆有麟落网石头城	206

海南覆师

第二十一回	急讨救兵 “志愿军”难产 显显颜色 “洋大人”离境	221
第二十二回	你争我夺 香港角逐貽笑柄 前仆后继 英雄遭杀显雄威	233
第二十三回	筋疲力尽 蒋介石退居台北 提心吊胆 张岳军远飞昆明	245
第二十四回	阍阖不惊 卢汉起义竟全功 心胆俱裂 张群逃亡几丧生	257

第二十五回	风卷残云 爱屋及乌	蒋介石泪洒日月潭 吴国桢改组台省府	268
第二十六回	秋日已深 春将来临	胡宗南成都卷铺盖 冯白驹琼崖勉军民	279
第二十七回	图吞我台 认新中国	华盛顿秘密行事 唐宁街正式照会	289
第二十八回	改组改组 敌视敌视	台湾局势更动荡 北京声望愈高涨	299
第二十九回	蹂躏华侨 城市被炸	国人毛发皆竖 台胞愤懑不平	309
第三十回	遍地荆棘 满天神佛	蒋经国怅望前途 吉塞普布置后事	318
第三十一回	不知所云 但见其利	艾奇逊贻笑四海 蒋介石臭骂三军	329
第三十二回	俯仰由人 奋发为雄	顾此失彼无宁日 丧权辱国有尽时	339
第三十三回	百孔千疮 烂额焦头	无肉可挖疮难补 寄望大战头更痛	349
第三十四回	故弄玄虚 千锤百炼	小丑捉放小走狗 大军驰骋大海上	359
第三十五回	水深火热 旗开得胜	海南人民翘首盼天明 解放大军渡海登琼岛	369
第三十六回	众志成城 千帆渡海	华东勇士习水战 舟山守敌望风逃	380

同 床 异 梦

第三十七回	心灰意冷 心狠手辣	蒋介石内外陷困境 杜勒斯朝鲜点战火	393
第三十八回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志愿大军跨过鸭绿江 中朝人民并肩杀顽敌	402

第三十九回	灭绝人性 惨无人道	美军使用细菌战 美蒋迫害我战俘	414
第四十回	弄巧成拙 勾心斗角	伪造战俘家书 美蒋各怀鬼胎	433
第四十一回	签订和约 又要伎俩	蒋家父子又忍又让 美日双方又拖又推	450
第四十二回	和约签罢 拉台入伙	蒋介石四处挨骂 雷德福赴台看货	468
第四十三回	主控墙角 奴忙补洞	大特务摇身投美 郑彦棻四处碰壁	483
第四十四回	夺利争宠 貌合神离	小巫骗大巫 蒋家防美方	498
第四十五回	如此亲热 真真有趣	美密使相中孙立人 蒋介石成了惊弓鸟	513
第四十六回	偷袭南日 暗算台湾	两美官活该丧生 众蒋军被迫卖命	528
第四十七回	又惊又喜 边迎边防	胡博士自美返台湾 蒋介石心神更紧张	545
第四十八回	雪上加霜 忧中添愁	台风肆虐台南 侨领实难解困	559

打劫战俘

第四十九回	艾任总统 蒋求美援	望韩战心惊胆寒 听消息心灰意冷	575
第五十回	博士乱诌 总裁“将军”	一副奴颜媚骨 更显挨捅模样	590
第五十一回	气死老蒋 乱如麻团	杜勒斯放言“托管台湾” 众记者纵谈党务国事	606
第五十二回	忧心忡忡 野心大大	蒋介石亲信谋对策 蔡团长拉拢小镇长	622

第五十三回	火上加油	王东原南韩出丑	
	挖空心思	蒋介石打劫战俘	642
第五十四回	突袭东山	蒋介石偷鸡不成	
	空投华东	七特务全部落网	656
第五十五回	耍耍名堂	国军营内办“乐园”	
	变变花样	蒋家父子施诡计	676
第五十六回	查找刺客	蒋经国一无所获	
	劫获战俘	众特务心惊胆战	689
第五十七回	弃暗投明	两义士驾机离台	
	伤天害理	三强盗劫俘送营	706

尔 虞 我 诈

第五十八回	罢李宗仁	管他任期未滿	
	打吴国桢	难忍挟外自重	731
第五十九回	台无宁日	草山惊恐惶惶	
	万隆盛会	白宫紧张万状	743
第六十回	“国大”开会	吵吵闹闹堪忧	
	选“正副统”	虚虚假假了得	757
第六十一回	高姓玉树	竞选台北市長	
	孙氏元良	有女嫁给美兵	769
第六十二回	火火气气	李万居炮打省主席	
	游游击击	史敦普流连大陈岛	782
第六十三回	相继归阴	汤恩伯桂永清作古	
	连续飞台	杜勒斯罗伯森视察	796
第六十四回	风云紧急	一江山喜获新生	
	暴雨已过	大陈岛重见天日	809
第六十五回	联防陷阱	蒋介石中计落马	
	赋归生路	卫立煌举家就道	822
第六十六回	弃暗投明	刘若龙驾机起义	
	争权夺利	胡光廙失风入狱	835

- 第六十七回** 白宫狠毒 四万英镑炸毁印航机
台北狼狽 十亿人民怒指周梓铭 848
- 第六十八回** 争风呷醋 任显群进牢监
勾心斗角 太上皇回美国 861
- 第六十九回** 飞来红帽 孙立人撤职查办
缴了白卷 蒋经国功败垂成 874

军 统 群 魔

- 第七十回** 为财丧生 余程万死有余憾
侥幸逃命 李盛林惊魂难定 891
- 第七十一回** 广州擒谍 个个悔恨卖命
九龙流血 人人谴责暴徒 905
- 第七十二回** 九龙创伤 暴徒犹嫌“战果”小
荃湾血迹 凶手仍感“不过瘾” 920
- 第七十三回** 阴谋难逞 头目竞相逃亡
愤怒难忍 中外纷作不平 934
- 第七十四回** 罪有应得 戴老板摔死戴山
也算报应 毛人凤暴病归阴 948
- 第七十五回** 三斗四升 “浙江三毛”好不威风
七解八散 “湖南三李”销声匿迹 960
- 第七十六回** 郑氏介民 吞钱财有大绝招
戴姓藏宜 玩女人比老子强 975
- 第七十七回** 老板二意 蒋介石胆寒
主子拉拢 郑介民心惊 993
- 第七十八回** 明副暗正 小蒋扶植陈大庆
旁敲侧击 老蒋吓死郑介民 1012

• 退守台澎 •

第一回

大海茫茫 蒋介石兴悲 小心翼翼 陈辞修得意

话说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三日，蒋介石乘太康舰到得澎湖，登陆马公。踏上码头，但见水泥石级已告残败，只剩下一堆堆的鹅卵石。迎面是一方木牌，画的是该岛全图，上面标明“马公镇街道详图”，也给风雨剥蚀，模糊难辨。澎湖县长、警察局长、参议会长以及地方士绅、驻军官长等早已鹄候好久，却给侍卫官挡在一边，近身不得。蒋介石皱着眉头看地图，勉强知道这里有戏院、医院、中学、水产学校各一所，官衙和地方机关倒是应有尽有，当即上车巡视马公，所见无非土堆和渔船；炮台、堡垒遗迹处处，此外还有海神庙的残骸。日本人的造船厂仅剩一堆废铁，一个公园形同荒庙，却有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封白崇禧的“慰问澎湖父老”信。破败的大街上也有百货店和酒家，女侍们赤脚穿木屐，望着蒋介石咧嘴呲牙。

十分扫兴、万般灰心的蒋介石打道回府，那是短短几天以内为他盖搭的活动房屋，是美国货。抽水马桶、洗澡缸以迄工人，无一不是由中国航空公司自台北专机运来。蒋介石休息片刻即行召见一番，有所“垂询”。

县长道：“自从光复以来，澎湖一直未受重视，政府要员之中，只有陈主席在今年五月间来此视察过。”接着把蒋介石捧上三十三重天，颂他重视澎湖。

蒋介石听来有如讽刺，暗自叫苦。陈诚到澎湖为的是替蒋安排后路，蒋介石当然不便明说，反问道：“‘二·二八’民变后，中央不是因为澎湖并未参加暴动，曾派白崇禧部长来此宣慰吗？”

“确有此事。”县长道，“白部长因为公务繁忙，不克来澎，派来一位代表，带了四百多万法币捐助贫民，码头上那块街道详图，就是当时准备给白部长作导游的。”

“这里是很穷，”蒋介石道：“中央四百多万法币，对贫民总有些好处罢？”

县长苦笑道：“因为贫民太多，四百万法币太不够分。地方上认为与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如修建公园，刻石记事，作为澎湖人民感谢中央德政的永久纪念。”

蒋介石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随口问驻军官长道：“此地看样子很穷，盗贼一定不少罢？”

警察局长忙不迭接嘴道：“这里治安情形不错，因为六十四个岛屿只有二十个岛上有人住，人口总数也不过七万三千零一点，民性勤劳，风俗淳朴。光复以来，盗劫谋杀凶案没发生过，全县小案每月也不过两三宗，而且大都发生在马公镇上，其他乡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当儿，座中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儿颤巍巍起立发言道：“澎湖老百姓穷得实在没法说，总统肯来澎湖视察，真是苍生之福。”

蒋介石正纳闷此人是谁，俞济时在他耳边低声说：“他是这里的参议会议长，姓吴名尔聪，今年八十岁了。”

蒋介石听他苍凉的声音在说：“我是看日本人来，看日本人去的人，对局势感慨特别多。总统可以看到，我们澎湖人太苦了！这个岛孤悬海中，台风时期风势猛烈，连气也透不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澎湖没有一棵高过围墙的大树，反而要围墙来保障植树。岛上没有山，最高的小丘离地只有二十八米。最惨的是澎湖没有稻田，粮食全靠外运，这实在苦不堪言。县长曾经试植高粱，可是一阵台风，全部吹光。这里的农产品仅靠生长在泥土里的番薯、花生；要种蔬菜也不易，先得用砧砧石——岩礁围叠园圃，才能挡风。前几天发生抢米，死了一些人，军警弹压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希望总统回去之后，能替澎湖七万三千多老百姓想一个治本之道，那真是功德无量了。”老头儿说罢坐下。

蒋介石听人家把他的避难当作视察，心头老不是味儿，可又不便明讲。他不希望当地把改善生活的责任搁在他肩上，便说：“吴老先生之言有理。我一定通知陈主席，叫他好好地注意澎湖，经营澎湖。”

“谢天谢地啊！”吴尔聪合十发言道：“陈主席在这里说，澎湖人民生活太苦；光复五个年头，还谈不上改善，他很不安。他说澎湖先天不足，要改善人民生活谈何容易。不过他说澎湖是国防的咽喉，闽台的屏障。台湾是南中国的门户，澎湖更是南台湾的锁钥。”吴尔聪一口气说到这里，唉叹了一声，又接着说，“不过，话是这样说，希望政府别忘记了澎湖人民无衣无食，血泪不干的生活！”说罢朝蒋介石恭恭敬敬鞠了个躬。

“嗯！”蒋介石非常反感，岔开话题说：“澎湖是穷，幸好渔业不错，记得我在日本时，日本人把澎湖叫做‘鱼之王国’、‘水产宝库’，这方面的收入，大可以改善你们的生活了。”

吴尔聪欲言又止，以目示意，要县长开口。县太爷明知不讨好，可是不说又怕渔民反对，自己担当不起，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澎湖渔业是好，可是问题严重极了。现在澎湖百分之七十的居民变成渔民，可是渔轮大都破坏，只有六艘可用，却没法远驶，只得在岸边堆垒石阵捕鱼，叫做‘石沪’。全县大小石沪有三百多个，每月渔获只有六七万公斤，过去年产量曾到过五百多万公斤，相差太大了，因此人民生活无法改善。”

蒋介石截断他的话，扭过脸，望着几位驻军军官说道：“好好，澎湖在国防上十分重要。”

驻军官长一听，赶忙直挺挺立正报告澎湖的重要，内中提到台澎间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得澎湖，得台湾；失澎湖，失台湾”，备言守备澎湖的重要，暗示台湾对本岛驻军给养工作做得不好。蒋介石闻言心头更烦，俞济时看在眼里，就说老蒋需要休息，把众人遣开了。但蒋介石无法呆在活动房屋里，这种美国货给他带来了一分新奇，九分愤懑。新奇的是居然在荒岛上住起活动房屋来；愤懑的是为美国老板效劳几十年，到末了却连台湾都不许立脚。蒋介石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径去台湾，但可虑之处太多，不如待警卫等工作安排妥当，再去不迟。如果两个儿子也在这几天到达台湾，那末情形自然会更好一些。蒋介石闷郁地轻车简从，又到岛上转了个圈子，看看澎湖形势。

劲风呼啸，白浪滔天，蒋介石的车子停在马公岛东南端的良文港前。这是五十几年前日本军阀入侵台湾的登陆点，岸边还留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大书“明治二十八年混成支队上陆纪念”，蒋介石一看心头一沉，想今日之下，美国肯出兵登岸台澎，登上大陆就好了；可是万

一美国出兵之后却把蒋介石掷掉，这笔帐又如何算法？如今澎湖栖身，已非佳兆，蒋介石远瞩万顷波涛，回视石碑，忆念既往，万感交集，咽噎难言。俞济时上前低声说道：“澎湖形势雄视南北，日本兵进据澎湖后始向台湾推进。地方上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文献，知道荷兰人曾在这里筑城，《澎湖志》上说：‘该城周围百二十丈，炮楼坚固如铁’，后人称之为红毛城，也称红木埕。明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攻打，围城八月始入，荷兰人乃退居台湾，而其在台势力也呈动摇。”

“嗯，”蒋介石道，“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先得澎湖。”蒋介石遥望闽海，默祷福建勿失，因为郑成功在明永历十五年二月一日，率大军四万、兵船三百五十艘自厦门出发，进驻澎湖娘妈宫（马公），八日早朝，发炮三声，进攻台南赤嵌城，围七月荷人出降。解放军如得厦门，假以时日，那还得了！蒋介石在海风中打了个冷战，扭头上车，参观要塞。

不料要塞之中，有两尊十五英寸口径的古炮又使蒋介石触目惊心，暗叫不利。原来甲午战役中旅顺炮台被劫的两尊大炮，日阀拿来存放马公要塞，作为战利品来装饰，两炮蒙尘半世纪，在蒋介石眼里代表了溃败与绝望，顿时垂头丧气，口不能言。

没精打采、思潮起伏的蒋介石默然上车，却不回去，离要塞司令部后要车子再去岛上日人所设的海军司令部、海军造船所等处看看，见各处炮台都系最新型的设计，起伏小丘中隐约藏有炮位，日军野心灼然可见。

“日本人哪！”蒋介石叹道，“他想把澎湖建成一个‘西太平洋的珍珠港’，作为南进基地；后来因为海军力量削弱，才退而建设高雄左营，他们可花了不少心血。”

“是！”俞济时不敢多言，低声说了一句，“总统，您该休息了。”

“该休息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蒋介石感到这句话系出于华尔街老板之口。美国执政者眼见他在中国一败涂地，使其“在华利益”除了台湾之外，其他点滴不留，于是在恼羞成怒之余，对蒋已翻脸不认人，极力想“提拔”第二个蒋介石出头，而把这个几十年来为美国“保管中国保险箱钥匙”的老仆人一脚踢开。

“我怎样休息啊？”蒋介石回到活动的房屋里，躺在折叠床上，耳听大海咆哮，浪涛拍岸，辗转不能入梦，心乱如麻：“夫人在美国奔走，中国游说团也花了我好大一笔钱，难道还是无济于事？他们真的一点不同情我吗？”

“我们实在没法同情蒋介石！”几万里外的美国国务院也在为“中国利益”而伤脑筋，几个巨头连日集会，既找不到继续援蒋的理由，也找不到取蒋而代之的适当人选。有情报说蒋介石已离上海，却不知何往。穗、台、闽、川，都没有蒋介石的下落。杜勒斯在餐桌上一边喝啤酒，一边重申前言道：“我们实在没法同情蒋介石！”

“话是这样说。”周以德道，“我们美国一向援蒋，一向反对中国革命到底，别说台湾已成为反共基地，即使蒋想妥协，我们也不干！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中国找出一个反共力量的小集团，我们仍然尽力给他们一切援助。”停了一下，周以德叹息一声，接着说道，“可是，绅士们，今天我们找谁？即使有，我们也得假以时日，花点本钱，因此我赞成，援蒋反共和发掘新的反共领袖，应该双管齐下，同时并重！”

杜勒斯道：“这个意见很好。”他喝了一口酒，“而且根据情报，蒋介石失踪三天，没去台湾，美国每一个海空检查站也都未发现蒋已到来，东京也说没有看见，这充分说明了蒋已经知道我们反对他去台湾，否则这颗花生米用不着这样躲躲闪闪。”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周以德的声音有点儿悲怆，“对蒋如果太不给面子，那就比什么都

糟。这个人只要戴上高帽，什么都无所谓，问题是我们还用不用这个废物？”

杜勒斯不耐烦地说道：“谈来谈去还是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该换一换了：到底找谁出来取蒋而代之？绅士们，我们对中国的局势已经绝望，对蒋介石这个不中用的花生米谁都讨厌。我早说过：蒋介石没有能力采取国务院所认为聪明的步骤，所以对他还想恋栈和再起的各种布置——例如他的夫人正在这里一天到晚找人，我看希望太少，或等于无。我以为蒋介石的下台将使国务院更容易施展比较聪明的政策。”杜勒斯气急败坏地拍巴掌道，“问题来了！如果蒋介石在今天退到台湾，决定在这个岛上建立流亡政府或地方政权，那么中共就有充分的理由打台湾，这一手就会妨碍我们在台湾预定要执行的聪明的步骤，因此目前有两个具体的问题摆在这里：第一是怎样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第二是怎样拒绝蒋介石到台湾建立流亡政府！”

周以德道：“这是个有趣而艰巨的问题。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忙着讨论国民党迁都问题时，我们的司徒雷登大使便放出‘台湾将起民变’的空气，记得电文是这样的：‘美大使馆已接获驻台外交人员的报告，谓台湾现在酝酿着类似二·二八的民变，故大使馆倘欲迁台，恐也非一理想之地。’事实上我们倒是希望蒋介石也认为台湾非安全之地，这几天他的失踪可是没去台湾，我们的布置确有功效。”

杜鲁门听得有趣，也插嘴道：“蒋介石如今不敢去台湾，我们在今年一月十九就警告过了。司徒大使最近又旧事重提，以致使他不能不有所顾虑。记得四个月前我们对于南京政府一部分迁往台湾，正式提出警告。我们还是这个理由：在对日和约还没签订之前，美国根据开罗会议协定，盟总对台湾仍然负有任务，所以国民党大可以把首都搬到广州，就是不能搬到台湾。”杜勒斯听到这里，嚼着鸡肉，又喝了两口啤酒，抹了抹嘴唇，说道，“对了，我记得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们的通讯社在台北也曾发布过一个消息，说‘如果蒋介石真的敢到台湾来成立流亡政府，那么他将在一个并非正式属于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活动。依照法律，根据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协定，中国对于台湾仅有实际管辖权，而真正合法的统治权，有待对日和约签订之后！’这几句话现在还有效，再加上司徒雷登的几下子，蒋介石便不敢到台湾去了。”杜勒斯举杯站起身子，望了一眼座上的人，“希望他永远不敢到台湾，失踪就失踪吧，上帝！”

事实上蒋介石并未失踪，他只是为了安全，企图在澎湖暂时栖身，等候在台北的安排，让他能够平平安安到达那个岛上，最重要的是使美国人没有话说。因此如何在美国人之间取得默契，要美国收回反对蒋介石逃亡台湾的前议，便成为蒋介石在澎湖时的一大课题。

“昨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对俞济时说，“风太大，活动房屋都给吹得像地震一样。”但他立刻问，“上海怎么样？”

“电报依旧是那四个字：能守得住！”俞济时答道。

“美国呢？”蒋介石紧接着又问，“还是抨击我，反对我到台湾去吗？”

“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

“嗯。”蒋介石冷冷地说，“他们还以为我失踪了，真的希望我失踪呢，呸！”

“这真是不仁不义。”俞济时道，“我们为美国做了多少事情？打了多少年共产党，可是，料想不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一手。记得四个月前，我在上海看到合众社一个电报，说：‘杜鲁门的全国安全委员会已建议在目前的反共斗争中，虽然要放弃中国，但必须尽全力去挽救日本在太平洋上各岛，包括台湾和海南岛。’又说：‘该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要企图挽救国民党政府是毫无希望的事。共产党定会席卷全中国，因此必须不让共产党伸手到日本、台湾、海

南岛去。’美国的手法就是这个：防止台湾落入中共之手。”

“看着办吧！”蒋介石道，“其实他们把我当傻瓜，我自己也早就看清楚了。他们以为我在台湾不能抵抗共产党，于是来了个坏主意：一方面继续援助我，另方面煽动台湾老百姓来反对我。你该记得‘二·二八’事件，表面上我们说这是共产党干的，其实真正在内中活动的正是美国自己！”说着说着蒋介石的火气上来了，“而且早在事前就活动台湾人反对我了。他们这些混帐王八蛋，从美国新闻处的职员到美国领事馆的领事，都在利用每一分钟向台湾人宣传，要他们反对我，反对共产党，独独拥护美国。”

“没人相信的，”俞济时安慰他道，“搞不起来的，只是美国这种做法令人心寒，以后谁还肯替他奔走卖命呢？不讨好！”

“经国该动身了。”蒋介石叹道，“上海，这几天希望能熬得过。”突然秘书送上卷宗道：“陈主席有电报。”蒋介石忙不迭看了，原来是报告蒋到台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办妥，只是美国方面还没有什么消息。

那时光美国还未看中陈诚，陈诚也确乎为了替蒋布置“反共最后据点”，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利用这段时间，几乎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捏在自己手里了。

美国反对蒋介石退台，这件事无法见诸于明文；而美国放出“台湾将有民变、台人反对国共统治”的空气，也委实使蒋大吃一惊。陈诚在上海解放前夕忙着镇压台民、安置败兵之外，又得为布置老蒋来台、缓和派系冲突而伤尽脑筋。尤其是蒋已抵达澎湖，眼看就要来台，而美国还未放松对蒋的攻击，蒋在澎湖又绝对无法久留，好不着急。当即召集文武亲信，会商一切。

“主席，”情报负责人发言，“今天的问题，美国的态度使人困惑。经查‘台湾将起民变’的谣言并非来自共党，倒是来自美国大使馆。美国今天显然在故布疑阵，希望我们也认为台湾非安全之地，而在台湾不再设防。可是美国自己，早已在海空方面绝对优势地控制了台湾。这个恐吓性的警告，我们实在不能忽视。据情报说，美国已经拟定一种计划，说在南京失守之后，共党入台之前，他们要指使亲美派发动‘反对中国’的叛乱，要求台湾独立，以台湾人民自己的意志，一方面反对本党，同时反对共党。而当台湾陷入混乱状态之后，美国就根据开罗协定，由盟总加以干涉。伦敦《星期六晚报》曾刊载一篇纽约通讯，说麦克阿瑟向国务院要求增兵日本，而这些军队将进驻台湾。”

陈诚打着呵欠道：“对于美国，我们不便多猜测；只是今天台湾如果并无‘民变’迹象，美国反对政府迁台、反对总统迁台的暗示和空气不能正式明文公布，我看还是请总统马上到台湾来罢。否则澎湖对他起居不便，而外面因为不知道他的行踪，竟然说他失踪，对士气民心也有影响，不如尽早来台湾，我看不会有问题，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众人唯唯，于是陈诚发出电报，请蒋赴台，说台湾治安不致有问题，目前兵力绰绰有余。接着谈到美国态度，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位“忠贞之士”戚然发言道：“我以为美国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美国一方面援助本党，同时拉拢台湾人反对本党，其目的在于反对本党的事实中，同时制造反对苏联、反对中共、倒向美国的情绪，俾造成美国单独控制台湾的基础。这在我们看来，本党同美国之间确有矛盾，但就美国看来，丝毫没有矛盾。因为美国援助本党反共只是为了反苏反共，美国反对本党也是为了反苏反共，实在使我心寒！”

陈诚吃了一惊，忙说：“今日之下，我们只有同舟共济，切忌再闹什么了。美国反共，本党也反共，其中并无矛盾。美国对蒋总统有些冷言冷语，作为一国元首来说，也在所难免。反

正美国一定要中国人管理中国事，不会派美国人来代替安藤利吉，本党前途尚有可为，诸君不必灰心。”

“主席，”台湾警备司令发言，“美国人的活动，的确使本党不能忽视。谣言虽多，但美国的活动也真使人惊诧。随便拿两件事来说，足以证明美国的活动非常积极。”

“第一件事，今年一月初，有人告诉我，美国军事、外交官员曾亲自出动，带着翻译员到处跑，教人反对本党，拥护台湾独立。就在情报到达之后第三天，美联社就有个记者从日月潭发出消息，说台湾人之中，地主阶层都希望日本重来，但大多数台湾人还是希望联合国托管，走向独立！”

“第二件事，也是在今年一月，记得是月中，香港来的情报说，有两名台湾人自东京赴香港，找到廖文毅密谈台湾独立问题。就在几天之后，我就读到了香港《大公报》的一篇东京航讯，说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对中国局势的演变万分关切，特别重视今后台湾问题的处理。这篇通讯说：麦克阿瑟在一月十五日特派两个在东京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台湾人陈兆四郎和陈朝明五郎赴港，向在香港活动的台湾托管派分子廖文毅、廖文奎等传达美国对台湾的处理方针。据这两个姓陈的台湾人说，麦克阿瑟认为台湾目前还不是中国的正式领土，因此南京垮台后，中共不能进入台湾，美国决定彻底援助台湾人独立。美国并且将提交联合国，作为联合国的决定。而且麦克阿瑟已准许台湾人代表出席‘远东委员会’，要求台湾独立。拿上面两个例子看，美国谋台日亟，我们是该有所准备了。”

见众人神情紧张，陈诚道：“各位都是高级官员，有的参与机密，有的经管情报，都该知道总统对美国人的事情，他早已接到报告，也早已有所应对。总统这次澎湖小住，目的就为的是缓和美国对他的抨击；现在美国既然并没有正式露面，台湾民变之说也成过去，那末总统一到，任何事情就迎刃而解了，美国总不好意思公开反对总统赴台，那在外交上以及中美关系上来说，都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大家不必消极，等总统来罢。”

于是在“台湾问题微妙”的乌烟瘴气之中，蒋介石悄悄地从澎湖乘舰到台湾去了。

蒋介石到台湾并不是第一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他已经同宋美龄去过了。太康号军舰经过七十六海里到达高雄，在戒备森严中乘飞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一下机便上车直驶草山，不想同文武百官见面。正所谓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想当年来台湾何等威风，夫妇俩立在台北中山堂露台之上，检阅训话，兴致勃勃；如今作为老友的陈仪已经背叛了他，接近了老百姓，但蒋介石已把这位老友自浙解台，囚禁在基隆一个角落里；更重要的是当年“欢迎中国同胞”的台湾人民，经过“二·二八”大屠杀后已一视国民党如仇人；当年台湾风景在蒋眼中无一不美，如今一草一木，蒋对之都有戒心；而且当年夫妇同来，如今宋美龄奔走美国，一鼻子灰，他自己连台湾都不敢随便走走，却要在澎湖喘息，缓和美国对他的抨击，险些儿立刻让位。

“行轡已经布置好了。”陈诚在途中向蒋报告，“台北宾馆还可以住，那里本是日本人的总督官邸。陈仪没搬进去过，魏道明倒住过。在草山，草山宾馆也还不错，那是日本人为皇太子修建的，也打扫过了。”

蒋介石道：“这次我来，是以私人身份来的，与政治无关，只行使党的领导权，这样可以避免外界的误解。因此你们给我准备的地方，目前我都不便去住。”

陈诚着急道：“那，那，我看总统不必过谦吧？总统为一国元首，没有人敢胡乱说话。”

“美国！”蒋介石恨恨地说，“美国会说闲话的，夫人还在纽约奔走，我看我们多一事不如